



之
世间始终你好

下

叶阳岚
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信仰，
我只知道，你是我生命里最无法舍弃的人，
因为有你，这万里江山才风景如画啊！

JIANG
ZHI
SHI JIAN
SHI ZHONG NI HAO
XIA

之
世间始终你好

完结篇
下

JIANQISHAN
ZHI
SHIJIAN
SHIZHONG NIHAO

叶阳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之世间始终你好：完结篇 / 叶阳岚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552-4073-0

I. ①江…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8046号

书 名 江山之世间始终你好·完结篇
著 者 叶阳岚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孙红彦
封面设计 小 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5
字 数 506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073-0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 世间始终你好

完结篇 目录(上)
CONTENTS

第一章	旧爱新欢，父女恶斗	1
第二章	齐人之福，覆水不收	31
第三章	深宫血案，养虎为患	67
第四章	秦宣遇刺，怒焰焚天	94
第五章	父女断义，楚国来使	118
第六章	和亲之路，凤上九重	145
第七章	楚宫风波，身世之谜	171
第八章	为爱绝爱，引戈天下	199
第九章	借力打力，景帝身死	225
第十章	平叛之战，皇权罔替	249





● 世间始终你好

完结篇 目录 下
CONTENTS

第十一章	新婚燕尔，监国公主	277
第十二章	前世今生，驸马殉国	307
第十三章	二嫁西楚，君心我心	334
第十四章	储位之争，借刀杀人	361
第十五章	宴无好宴，倾国无爱	386
第十六章	嫉妒成狂，一场闹剧	413
第十七章	密牢惨案，凶手为谁	437
第十八章	受制于人，大晏宫变	461
第十九章	母子博弈，孰为正统	487
第二十章	我心为尊，江山不悔	515
番外	心若骄阳，倾城无悔	540





第十一章 新婚燕尔，监国公主

殿内正是酒酣耳热之时，秦菁让灵歌进去悄悄拉了白奕出来，两人抱了一壶酒，躲在御花园深处临水的凉亭里说话。

“白奕，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住在宫里了。”秦菁亲手斟了酒递过去，“宣儿说可以让人在宫殿群的西边隔一道墙出来，给我修一座府邸，到时候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是进出宫中会方便很多。”

“你不喜欢？”白奕轻笑一声，端了精致的白瓷酒杯在指间把玩，“是不想让他太过依赖你？”

“路终究还是要他自己走的，你不也是这样说的吗？”秦菁压下他的手指，“我在跟你说道正经事，你认真点行不行？”

“我很认真在听呢！”白奕就着手指一钩，把她拉到自己的腿上坐了，下巴抵在她的肩窝里，想了想，“其实我也不赞成在皇宫边上重新建一座府邸，修建一座宫殿是多大的工程量，没个一年半载不能完工，那我岂不是又要夜长梦多？”

“没正经！”秦菁嗔怪地看他一眼，推开他的手又坐回石凳上，稍稍正色道，“白夫人那里，还是很强硬吗？”

白奕懒洋洋地往身后的柱子上一靠，笑道：“她就是一时半会儿不开窍，我三个哥哥都娶媳妇了，没道理到我这里就让我孤独终老吧？”

“又要嘴皮子。”秦菁忍不住轻声一笑，目光微敛，“她如果一时半会儿实在接受不了，不如——”

“不如我们私奔？”白奕知道她想说什么，直接岔开话题，挑眉道，“那个付厉染死赖在这里不走，我看着也总不放心。”

秦菁扯了下嘴角，终于还是没敢多说什么，重新斟了酒递给他。

白奕笑嘻嘻地探头过去，却故意不肯伸手去接，而是就着她的手刁了杯子慢条斯理地一点一点喝下去。

秦菁拗不过他，看着他眼底眉梢洋溢的笑，索性由着他耍赖。

一杯酒饮尽，白奕就势把脑袋一歪倒在她的臂弯里枕着，仰起脸来冲她神秘一笑：“后天一早你出宫去，我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秦菁笑问，抬手以指尖顺了顺他落在石桌上的黑发。

“现在不能说，你去了就知道了。”白奕笑笑，佯装醉酒地微合双目养神。

亭子里语声晏晏，池塘对面黑袍墨发的男子一手持杯一手提壶，驻足花间独饮。

他眸子深处带着夜色的浓黑，通透又似乎深不见底，姿态悠然而洒脱。

“见过付国舅。”一个桃色衣裳的女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语气轻柔地屈膝福了一礼。

付厉染不甚在意地斜睨她一眼，神情倨傲，不置一词。

秦宁保持着屈膝的姿势怔在那里，见他实在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僵硬着一张面孔，强压下心里的不安走上前去，在他身后站定，抬眸远远看着亭子里的两个人影道：“荣安表姐和白四公子的婚期定了，就在半月之后。”

像秦宁这种瓷娃娃动不动就要落泪生病的女人，付厉染从来都看不上，不过这个女人居然稀奇地有胆子往他身边凑，倒是件趣事。

“是吗？”仰头饮尽杯中酒，付厉染才漫不经心地侧目打量她一眼。只是这略微一瞥的力度，秦宁已经本能地心里一惧，险些就要腿软跪下去。

可是现在苏晋阳因为秦菁泥足深陷，她别无他法，思来想去，唯一可以让他死心的方法就是让秦菁离开云都、离开大秦，到苏晋阳这一辈子都看不到的地方去。

本来和亲西楚是个难得的机会，可谁想短短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她又回来了。

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恐惧，秦宁勉强挺了挺脖子道：“国舅爷留在云都，是要等着贺表姐的新婚之喜吗？”

付厉染没兴趣和她在这里兜圈子，提着酒壶转身就走，像是不胜酒力的模样，身形微晃。

秦宁一急，连忙咬牙追上去一步，大声道：“我知道你喜欢她，我可以帮你。”

付厉染身形略一停滞。

秦宁咬着嘴唇，眼中带着强烈的执念，死死盯着他的背影，字字清晰地说道：“我知道付国舅万里迢迢奔赴此处，肯定不是为了恭贺我皇登基的，现在他们还没成亲，那就还有机会，我可以帮您达成心中所想。”

她的心怦怦直跳，不知道自己说这一句话要付出多大代价。如果付厉染恼羞成怒，她怕是要葬身于此，可是事到临头，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付厉染静静地站着，两侧过往的风卷起他浓黑的袍角，冷肃而荒凉。半晌他回头，秦宁下

意识往后退去一步，却见他唇角妖冶的一抹笑绚烂绽放，如午夜的曼陀罗，瑰美，且致命！

“哦！”微风过处，有他淡泊悠远的声音消散。

赶在酒宴结束之前，白奕已经偷偷溜回了中央宫，白穆林目光复杂地看他一眼，没有说话。

二更过后，宫中晚宴散场，文武百官在内侍的引领下相继离宫。

因为新皇登基，白氏兄弟都得了皇命被传召回朝，这晚白家的车驾队伍就显得异常华丽壮观，白奕兄弟四个骑着高头大马，护卫着三辆马车浩浩荡荡离宫而去。

白家的这几个儿子都极为出色，白爽那哥儿仨自然不必多说，尤其在这次宫变里一鸣惊人的四公子白奕，当真让人刮目相看。

这几日白穆林每每上朝，都被家里有待嫁女儿的同僚盯得浑身发毛，苦不堪言，躲瘟疫似的一避再避。

车队一路浩浩荡荡回府，自幼就与白奕关系最为亲厚的三公子白奇慢走两步蹭到白奕身边，撞了撞他的肩膀，冲着前面白夫人坐的那辆马车挤眉弄眼道：“这几天气得不轻，你赶紧想想办法，晚上出门前我要扶她上车，她都没让我碰。”

因为家里所有人都宠着，白夫人这脾气，的确是谁都哄不得。

白奕嘴角抽了一抽，抬手一拍他三哥的肩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回头我直接给她来一招釜底抽薪，皆大欢喜。”

“夜长梦多，你赶紧的吧。她再这么折腾几天，大家都得疯了。”白奇挑眉。

护卫着自家夫人马车的白爽打马快走两步跟上来，瞪了两个弟弟一眼，两人立刻作鸟兽散。

一行人说说笑笑地回到右丞相府。

相府门前，白奕翻身下马，抢着跑到马车旁边献殷勤：“娘，我扶您！”

白夫人从车上探头出来，一见是他，立刻冷哼一声，竟然孩子似的一转身，由丫鬟扶着从另一边下了车，然后头也不回地飞快进了府门。

白奕咧咧嘴，活动了一下腮帮子，白穆林已经从身后走过来，肃着一张脸道：“跟我到书房来。”

白奕兄弟三人见怪不怪，都有些同情地看了眼最小的弟弟。白奕耸耸肩，灰溜溜地跟着白穆林往书房走去，进门就先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外面天空阴沉，屋子里两盏灯映照下来，光线也显得冷暗。

白穆林眉头一皱，目光却是颇多无奈：“奕儿，你做了这么多，已经够了，是时候收手了。你娘那里的态度你看到了，她也是为你好，这些天，她为你担惊受怕，日子也不好过。”

“我知道让二老操心是我的不是，可是父亲，现在我只是想要一个我喜欢的女人！”白奕

跪在那里一动不动，神色平静地看着眼前的白穆林。

窗外一道响雷过后，酝酿了整个晚上的大雨终于泼天降下，瞬间在天地间连成一片，到处都是哗啦啦的水声。一股带着湿冷空气的夜风从半开的窗口卷进来，案上铺开的宣纸飞满了地。

父子二人相对，谁都没有动，白穆林怔怔地看着跪在面前的白奕，目光慢慢转为复杂。

他下意识想要伸手将儿子拉起来，可是手伸到一半，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一僵，犹豫着又一甩袖霍地收了回去。

“你让我如何对你母亲交代？”半晌，他愤然一叹，仔细分辨那语气，却说不清到底是愤怒还是无奈。

“我母亲的为人您比我要了解，她会体谅我的。”白奕说道，唇角淡淡露出一个笑容，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您不惜自毁立场传书给大哥和三哥，让他们配合我来做成这件事情起，您就已经知道，我没打算回头了。父亲，这些年您一直都宠着我，放任我，按理说这是您对我唯一的要求，我不该拒绝，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如果可以，他也断不会越陷越深，一直走到今天这一步。

白穆林看着儿子眼中的坚毅之色，一时哑然。从去年五月，白奕和秦菁一起去了祈宁的那一次起，他就知道，这个孩子是不准备回头了。

“罢了！”白穆林终于一声叹息，一想到每回自己训诫儿子时，白夫人歇斯底里的模样，就隐隐觉得脑壳一跳一跳地疼起来。

“起来吧。”勉强收拾了心里的千头万绪，他上前一步拉了白奕起来，叹息道，“你娘那里你还是晚点再过去，一会儿我先去跟她说。”

“谢过父亲！”白奕道，与白穆林对看一眼，忍不住苦笑出声。白夫人的那个脾气啊，不提也罢！

事实上白夫人确实是万分震怒，就是白穆林那般口才都没能拿下她，最后破天荒把白奕臭骂了一顿，更是以死相逼，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只不过她的强硬并没能持续多久，白奕既没有同她解释也没有进屋劝她，只是一言不发地跪到她的院子里。

当时雨势正大，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脸上笑容敛去，一双黑色的眸子沉如碧海，不带半分波澜。白夫人硬起心肠也只撑过一个时辰，忍不住亲自出门把他扶了起来。

如此，这门婚事便算是彻底敲定了。

次日早朝，苏晋阳告假离京，同时，宣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颁下圣旨，为其姐荣安长公主和右丞相白穆林的四公子白奕赐婚，婚期十分仓促，就在半月之后，十月十六。

这次宫变白奕有功，众人有目共睹，就在大家一致认为白家这个被埋没了许多年的四公子终于要在秦氏王朝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时，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把所有人都劈傻了。

祖宗传下的规矩，一则，皇室没有同白家人联姻的先例；二则但凡驸马，历来都是被授以

空职，一旦白奕接了这道旨意，就说明他默许了自毁前程。

眼下朝中长公主可谓一手遮天，她要与白家联姻，谁也不敢说什么，但总觉得白家人是该礼让一番，而更出人意料的是，圣旨颁下来，白奕竟然兴高采烈地接了，连欲拒还迎的表示都没有，就是一同站在他身边的白穆林脸色不大好看。

第二天，秦菁准时出宫去赴白奕之约。

“这车上闷，公主喝杯水醒醒神吧。”马车上，灵歌倒了杯水推到她手边，说着又掀开窗帘往外看了看，嘀咕道，“月七也是的，弄得神秘兮兮的，我问了好几遍也不说这是要去哪儿。”

秦菁笑了笑，没说话，正喝着水，冷不防车身剧烈一晃，停在了半途。杯子里的水泼出来，溅了秦菁一身。灵歌忙递了帕子过去，同时不悦地问外面的车夫：“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停了？”

“灵歌姑娘，前面好像有人拦车。”车夫回道。

外面隔着老远，月七似乎已经跟人吵了起来，声音逐渐高亢，周围人声嘈杂，显然引了不少人围观。因为是和白奕有约，而且也没打算出城，所以今天秦菁只带了会武的丫头灵歌，再就是一队护驾的禁卫军出行。

可谁不知道这是宫里出来的车驾，怎么就敢当街拦下？灵歌心中警觉，不敢离秦菁左右，死守在车厢里。

马车这边倒是没人骚扰，等了不多会儿，灵歌鼻子一嗅，觉得有种陌生的香气弥散，然后神志一散，就软了下去。

蒙眬间她艰难地抬了抬眼皮，赫然发现坐在里面的秦菁不知何时也已经软塌塌地趴在了桌子上。

旖旎精舍之中，满室飘香，小几上一个青铜小暖炉里有袅袅的香气氤氲出来，带着蔬果的清甜也有桂花的醇香。轻罗暖帐之下，是一个女子沉睡中的容颜，沉静温和。

窗外灿烂日光打落在锦被上，映着她脸色氤氲，有些恍惚，仿佛开在暖阳下的一朵红梅，温暖且明丽。

那女子在榻上和衣而卧，似乎睡得很沉。她身边侧卧着一个一身白色宽袍的男子，那人有张刀雕般轮廓完美的脸孔，容颜俊美，目光缱绻落在她的眉宇间，黑色的眸子里明明颜色沉得很深，却意外有种软且迷离的光感。

沐浴之后，他黑色的发丝半湿地披在肩头，落了一半在深色的锦被上，胸前衣衫懒散，没有完全掩住，露出一片肌理分明的蜜色肌肤，肩下若隐若现一截锁骨，勾勒出近乎完美的弧度，似是无限诱惑。

彼时，他正单肘撑在榻上，一手提了酒壶给自己斟酒，玉杯半掩在绵软的被子里，里面

清醇的酒水仿佛染了那被子的颜色，明艳起来。他缓缓抬手饮了一杯，清冽的酒香在室内飘散开来。

不多时，床上的女子皱了皱眉，像是有些疲惫地缓缓睁开眼睛。

初睁眼时，正好沐浴在阳光下，她下意识横肘去挡，光线瞬间黯淡，眼中的迷蒙才开始消散，化作清明。

轻罗帐下的美男出浴图？秦菁心头一跳，却在看清那男子容貌的时候一阵放松，如释重负地重又闭眼缓了口气。

就说居然有人能当街掳走她，现在有付厉染在，一切便都不足为奇了，毕竟这对他而言就是手到擒来的事。若是换了别的女子，醒来发现自己跟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同榻而卧，该是什么反应？

付厉染似是遗憾地轻笑一声，感慨道：“原来色诱也不行！”

“大约是国舅大人选错您要诱惑的对象了。”秦菁没心思和他耍嘴皮子，从锦被里翻身坐起。

付厉染一生高贵桀骜，她从来就不信他会做出那种下三烂的事情来，她的衣服裹得严严实实，就是骤然起身的时候头还隐隐有点发晕。

付厉染侧卧在那里不动，看她皱眉用力摇头的样子，莞尔：“那什么办法有用？”

秦菁脑袋还有点发沉，也没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只是脱口道：“什么？”

付厉染唇角带了丝笑容，凤目流转，抬眸淡淡看她一眼：“那晚我在西楚跟你说过话，真的不考虑？”他像是漫不经心，语气却是十分认真。

秦菁愣了愣，没有想到他会旧事重提，再一回想他今日莫名其妙掳劫自己的事，不由得就多了防备，皱眉道：“国舅大人今日盛情邀请本宫到此，不会就为了开玩笑吧？”

“我从来不开玩笑。”付厉染否认，紧跟着目光一沉，再次看定了她道，“你现在决定还来得及。”

秦菁震了一震，那一刻突然有种荒唐的认知，他似乎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国舅大人即使要找借口与我大秦开战，也犯不着拿这样拙劣的理由吧？”强压下心里的负面情绪，秦菁沉下目光，半真半假地笑道，“昨日早朝，我皇已经颁下赐婚的圣旨，你今日便掳我至此，还刻意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动机似乎很耐琢磨。”

付厉染看着她，目光不动，看不清情绪，秦菁暗中戒备着，怕他翻脸成仇，却不想半晌之后，他一声叹息：“你还是不信我！”

说完也不等秦菁接话，递了手中玉杯过去。甘冽的酒香吸入肺腑，脑子里便又清楚了几分，秦菁心中有所了悟，便不再矫情，接了那杯子仰头把酒喝了。

“谢谢！”她把杯子递回去，付厉染却没有马上接过，目光落在杯沿上，脸上带了几分古怪。

秦菁愣了愣，细看才发现他唇上还泛着莹润的水色……心里一阵尴尬，随后秦菁强作镇定地别过脸去，穿了鞋子下地，这时候她才开始粗略地打量了一遍这间屋子。她原以为这里是付厉染下榻的驿馆，这会儿才开始诧异。这不过是一间普通的卧房，房间不是太大，家具是清一色的黄花梨木，雕梁画栋，做工十分精美，应当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卧房。

她走到门口试着开门，却发现门被反锁了，这才明白过来，应该并不是付厉染劫持她到这里的。

“这里是什么地方？”秦菁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警惕地问道。

“别人家里。”付厉染答得坦荡，悠闲地靠在床柱上，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慢慢地喝。

“到底是谁做的？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秦菁问道，同时再度打量这间屋子，想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她目光飞快地四下一扫，突然觉得胸口一阵浮躁，压抑得难受，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原以为是自己太过紧张的缘故，深吸了两口气意图平复，却惊愕地发现，根本无济于事。

怎么回事？

付厉染见她按着胸口茫然地站在那里，目光一闪，终于穿了鞋子下地，手里端着个玉杯，施施然走到那张摆着焚香小火炉的小几前，慢条斯理地倾杯过去，从炉顶的空隙里把半杯酒慢慢注入。

酒香触到炉子里的热炭，香味蒸腾起来，渲染了整个屋子，很快里面的炭火熄灭，一直冒着细弱烟雾的小炉安静了下来。

秦菁看着他手下动作，一脸的狐疑。

付厉染搁了杯子，这才不痛不痒地回头对她吐出三个字：“催情香！”

秦菁身子剧烈一震，猛地后退半步，防备又愤怒地盯着他。

“有人给我开出了条件，她帮我把你掳过来，然后生米煮成熟饭，你必须随我远走大晏。”付厉染道，语气闲散，居然还带了几分玩味，“你得罪了人，现在要害了我了！”

不惜一切想要将她逼离大秦的人，以前景帝那些人还在的时候，她能一手抓出一大把，可是现在，她着实想不出谁还会与她这么苦大仇深，而且也没有心情去想。

用力摇摇头让自己保持清醒，秦菁目光一寒，抬头看向付厉染道：“想办法，我要马上离开这里。”

“没办法！”付厉染摊手，抿抿唇道，“她不信我，没答应让我带人来，现在这里门窗全部反锁，院子里的也不是我的人。”

“区区一扇木门而已，奈何得了国舅大人你吗？”秦菁冷笑。

付厉染不以为然地摇头，走到她面前站定。他男性的气息压下来，秦菁心跳莫名快了几个节拍。她仓促地后退一步，慌乱中却踩到自己的裙摆。

付厉染伸手一捞，托住她的后腰。秦菁本能地抬手去推开他，彼时他衣领半敞，她的双手

刚好压在他胸前紧致的肌肉上。秦菁头脑一热，背上沁出一层细汗，付厉染更是如遭雷击，高大挺拔的身子莫名震了震。

“放手！”秦菁低喝，因为力不从心而尾音发颤。

付厉染喉头抖动了一下，在理智支配下，想要放手，但鼻息下弥散的那点淡香困住了他的动作，让他起了旖旎的心思，突然俯首封住了她滚烫的唇。

秦菁脑中嗡的一下，又是一身冷汗。她还有理智，本能地想要挣扎，但是在那药的引导下，一触到他男子特有的清贵华艳之气，就完全失了力气，软在他怀里。

付厉染这个吻带了三分戏谑之意，本来只想一触即收，但是两人唇瓣相抵的那一瞬，他残存的理智不翼而飞。女子的唇柔软细致，唇瓣上的温度炽烈地烙上他的骨血脉络四肢百骸，浅尝辄止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下一刻他唇齿微启，含了她的唇瓣，舌尖探入她唇齿间扫掠，将独属于她的味道吞入口中，牢牢记住。

秦菁几乎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仅凭着一丝力气，开启牙关咬了下去。舌尖上突如其来的血腥味在两人的口腔里弥散开来，付厉染倒抽一口凉气，目光清明一扫，却看进那女子略带惶恐的目光里，无助而空茫。

数次交锋，他见过她千般面孔，或是端庄高贵的，或是冷漠矜持的，或是孤傲冷酷的，甚至是嗜血残暴的，有时候他甚至会有种错觉——

这女人生来就是个冷血无情的怪物，不会对任何事情动容或者妥协。而原来，她也会有这样脆弱迷茫的时候，她，也会害怕？！怕什么？怕他真的会在这里动了她、要了她？怕——

心里突然有些烦躁，他用了所有的自控力克制，强迫自己放了手，像是更怕看着她这张脸说话会再次情不自禁一样，背转身去凉凉道：“问你个问题吧？”

秦菁站在他身后，嘴里都是血腥味，她刻意让自己忽略，声音沉稳地问道：“什么问题？”

“为什么喜欢他？”付厉染问得直白，“刚才你很怕我动你，就是因为怕对他无法交代。就因为他帮过你护过你，还是因为你们两小无猜，所以先入为主？”

“都有！”秦菁看着他的背影，抿抿唇，语气无比庄重地道，“他为我做的事，我永远感激，哪怕只是为了这份感激，我也愿意在他身边。不过现在我在他身边，只是因为想要在他身边。这个答案，国舅大人满意吗？”

“勉强！”付厉染意味不明地冷嗤一声，顿了一下，才重又转身面对她道，“曾经我也说过，他做的那些我都可以为你做，可是你拒绝得干脆利落。你也许不知道，对我而言，这种拒绝很不好受。即使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败在哪里。”

秦菁神情错愕地对上他的目光，有些僵硬地道：“国舅大人是在与本宫开玩笑吗？您确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哪种人？”付厉染反问，眸子里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幽暗潭水。他目光

微凉，直直看进她的瞳孔里，字字清晰道：“你冷静、果断、刚强甚至残忍，我总觉得，普天之下只有你才配做我身边的女人，我们很像，不是吗？”

秦菁看着一阵心惊，脸色也跟着冷下来，寒声道：“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已经不重要了！”付厉染缓慢地呼出一口气，往旁边移开了目光，冷冷道，“我不喜欢勉强人！”

大晏的付国舅从来都自负且狂妄，那些下三烂的手段他不屑用，可是为什么到了这一刻，也还是有那么多不甘心？把烦乱的思绪统统抛开，付厉染随手扯下自己袖口上一枚装饰用的金扣子，对着紧闭的房门弹了过去。

嗖的一声劲风扫过，仿若有黄色丝线从眼前飞纵而过，那袖扣便已穿透窗纸射了出去，似乎钉在了门外的廊柱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叫你们主子来见我！”付厉染开口，十足的命令语气，然后一撩袍角，背对秦菁坐在了桌旁的一只凳子上。

门外响起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不多时又折返。

“开门！”女子颇为得意的声音从门缝里穿透进来。

秦菁眉心一跳，霍地扭头朝门口看去。锁链的摩擦声过后，房门被人从外面打开，锦衣华服、姿容俏丽的柔弱女子出现在门前。她唇角带了笑，却不似寻常那般温顺，反而折射出一个阴冷的弧度，与她那张脸格格不入。

秦菁目光一厉，而秦宁在看到两人衣衫齐整地各坐一边的姿态时，已经勃然变色，这时候再被秦菁一瞪，下意识扭头就跑。

付厉染唇角始终带着讥诮的弧度，坐着没动，他的侍卫已经一把扣住秦宁的肩膀，手下只稍稍用力一带，她人就轻飘飘地被扔进来，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付厉染起身，一抖袍子，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出门去。

秦宁觉得五脏六腑都要碎裂了。她知道秦菁不会放过她，但也不能坐以待毙，趴在地上，扭头冲着付厉染的方向凄声喊道：“国舅大人，我们说好了的……”

话音未落，付厉染却已经冷笑着回头，挑眉道：“本座反悔了。”

他这样的人，应该是一言九鼎的！秦宁目瞪口呆，一瞬间欲哭无泪，张了张嘴，更被他噎得不知道如何接茬。

这一次次，秦菁也着实烦透了这个女人，厌恶地看她一眼，也跟着走出门去。

“表姐！公主表姐！”秦宁这才反应过来，不敢再抱希望，踉跄着爬起来就要过来扑秦菁。

付厉染的侍卫上前一步，她撞在那人身上，立刻又被掀翻在地。秦菁也不管她，只是余怒未消地盯着付厉染，凉凉道：“这里难道还需要本宫来处理善后吗？”

付厉染勾唇一笑，抬眸给那侍卫使了个眼色。侍卫颌首，抓起早就被打晕在旁的两个护卫

扔进了屋子里。

秦宁见他走进屋子，本能地往后缩，颤抖道：“你、你想干什么？”话音未落，那人已经强行捏开她的嘴巴，塞了一粒药丸强迫她吞下去，然后如法炮制，也给那两个护卫喂了药，临出门时抓过桌上的酒壶，把里面剩下的酒水泼在了两人脸上。

房门被反锁，秦宁从里面扑过来，大力拍着门：“开门，你们干什么？放我出去！来人！来人救命啊——”

秦菁懒得欣赏她的狼狈，冷着脸抬脚往外走。付厉染倒是站在原地没动，只看着她的背影道：“这么一出好戏，公主殿下不准备请苏统领来看吗？”

“迟了！”秦菁头也不回地冷冷道，“今天一早，苏晋阳已经自请离京，这会儿人早就不在京城了，你要找人看戏，不妨去鲁国公府和荆王府试试。”

从苏晋阳府上出来，秦菁从他家马房借了匹马，直接回宫。

彼时白奕已经得了月七传信，一面让人封锁消息，一面让灵歌回宫调派一批秦菁的亲信出来帮忙寻人，他自己则回右丞相府调派人手暗中查访。

灵歌因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丢了秦菁，十分懊恼，得了白奕的吩咐，火速回宫带了人出来，不想刚到西华门外，就迎着秦菁一骑绝尘自宫外回来。

“公主！”灵歌一喜，直接飞身纵下马背扑过去，眼泪唰地滚了下来。

“吁——”秦菁收住缰绳，却不多言，“你去跟白奕说一声，就说本宫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能去赴他的约了，晚点他若有空，就让他来宫里一趟。”

她失踪一个多时辰，铁定是要惊动白奕的，而宫门这里人多眼杂，什么也不能多说。

灵歌马上会意，不动声色地点头：“是，奴婢这就去。”

秦菁策马迎向刚从宫里出来的苏沐等人道：“全都回去吧，没事了。”

“是！”苏沐一挥手，带着众人原路折返。

秦菁直接回了乾和宫闭门谢客，半个时辰之后，白奕火急火燎地赶来，刚一跨进门槛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会有人在大街上劫了你的车？”

“你先别急，好在是有惊无险，我这不是回来了嘛！”秦菁一笑，上前拉了他的手，见他额上一层细汗，就扯了袖子去给他擦。

白奕显然一路疾驰而来，声音里还带着无法平复的微喘，一把拉下她的手，用力攥在掌心。

碰到他的目光，秦菁不由得心里一酸，就势把头靠在了他的胸口，轻声道：“是和婉！大概还是因为前段时间指婚的事，她觉得意难平，就找了人想要算计我。”

“秦宁？”白奕眼中闪过一线杀意，冷声道，“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

难怪方才进宫的路上会遇到荆王府和鲁国公府两家的人马火急火燎往苏府方向赶，还差点

因为抢道而打起来。

“是啊，当初因为要留着她促成赐婚的事，没能动她，后来别的事情一多就没顾上，这次她自己送上门来更好。”秦菁安抚道，微微一笑，直起身子牵着他的手走到桌旁坐下。

白奕沉着脸，等了片刻，见她还不肯坦白，终于忍不住主动开口道：“她找了什么人帮忙？以那个女人的手段，断不可能在灵歌的眼皮子底下把你带走。”

终究还是瞒不过他！

秦菁心里苦笑一声，略一迟疑，还是开口：“是付厉染！”

白奕面上表情一僵，一时半会儿没能消化这个消息。

虽然今日之事非她所愿，但说到底，对于白奕，秦菁的心里还是本能地存着愧疚。

“白奕，对不起！”她垂眸，轻声道。她没有说得太清楚，想来白奕也能明白，付厉染的人，他们心里都有数，不至于像秦宁那样幼稚而疯狂。

白奕紧绷着唇角，垂眸不语，半晌之后忽而冷笑：“他借这次机会帮你除了秦宁，想要以此对你示好？”

“大概是吧。”秦菁轻轻闭了下眼，再不敢抬头去与他对视。

对面的白奕静默良久。秦菁一直抓着他的手指，半晌，他突然长出一口气，反手握住她的手指拉了她起身，道：“走吧，带你出宫走一趟。”

秦菁怔了怔，下意识抬头去看他：“去哪里？”

“虽然出师不利，也总不能为了不相干的人耽误了我的正经事。”白奕勾了勾唇角，脸上重新挂了笑容。

他心情不好，秦菁知道，因为他此时眼里闪烁的光影，明显不如以往明媚。

“好！”她还他一个笑容，提了裙子跟着他出门。

白奕没有让人跟着，直接带她去马房牵了马，两人共乘一骑，从南华门出宫，穿街过巷。秦菁不问他要去哪里，伏在他背后抱着他的腰，感受沿路桂花的香气。

其实这样的日子很好，可以毫不设防去信任一个人，放心地跟着他，不用计较他最终会带你走向哪里。

“白奕！”秦菁抿抿唇，开口唤他。

“嗯？”白奕淡淡应着，因为怕风声太大听不清她的话，刻意收了收缰绳，“怎么了？”

秦菁睁开眼在他背后直起身子道：“我想过了，不想你再为这种事情为我担心，不要等到月中了，一会儿回宫我去找宣儿，三日之后，我们就成亲好不好？”

她声音不高，混着耳畔过往的风，递送到白奕的耳朵里。白奕抓着马鞭的手僵硬在空气里，身下黑电没了鞭策，开始缓下速度，闲庭信步。

秦菁咬咬牙，索性直接滑下马背，快跑两步上前抢了他手里的缰绳，将黑电拦下。她站在马下，仰着头看他：“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是在逃避你，只是在逃避我自己，有很多事一时

半刻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去接受。”

那些责任，那十年间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场永远也无法醒来的噩梦，每每想来，都让人彷徨和恐惧。

而关于苏晋阳，关于曾经种种，她却不能对任何人讲。就如同今天，她可以对白奕说起付厉染，而关于和秦宁之间的宿怨——不能说！

午后的阳光绚烂而明媚，映在少女皱起的眉心上，她目光坚定又透着一丝不安，用一个仰视的角度，看着那个一直鞍前马后无怨无悔追随她两世的男子。

白奕高居马上望定了她，唇角微抿，目光沉静，如水宁静之下，是一片激流翻卷的波涛，万般思绪纠缠，让他一时间觉得有些恍惚。

其实，他不需要她对他承诺什么，只要她也这般认真地看他一次，已经足够。

白奕一声不吭地翻身下马。秦菁没有跟上他的反应，只觉得眼前有风划过，手腕就被他拽着，随着他的步子往前疾走了两步。

“就是这里。”白奕止步，抬手一指前面的一处大门。

“这是什么地方？”秦菁抬眸，赫然发现眼前大门紧闭，是一处十分陌生的府邸。

“是司徒南在城南所建的产业，据说是准备给他老娘养老用的，上个月刚刚完工，还没来得及搬进来。”白奕拉着她跑上台阶，推门而入。

眼前亭台水榭，豁然入目。他拉着她一路奔跑在暖阳微风之下，声音坚定有力：“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三日之后，我们成亲！”

次日早朝，宣帝颁下新的旨意，将荣安长公主和白家四公子的婚期提前到三日后，因为时间仓促，内务府紧张地开始准备一切，萧太后亲自打点嫁妆，绣娘连夜赶工做嫁衣，整个宫里都忙得热火朝天。

长乾元年，十月初三，荣安长公主大婚。

虽然皇室的大婚都在晚上举行，秦菁也未能免了早起之苦，而皇室相较于普通的大户人家，繁文缛节更多，一天下来也是不胜其烦。

先是一大早和秦宣去皇庙祭天，并且接受百官朝拜，回宫之后，又在自己宫里受命妇们的大礼，人来人往一直折腾到午后才开始重新换装，梳头，做准备。

夜幕降临之时，白奕准时入宫，秦菁同时从乾和宫出发，到启天殿前与他会面。

因为出宫前要去启天殿与长辈辞行，这一趟秦菁便没有穿嫁衣，而是着皇室公主隆重的凤袍出席。明黄锦缎的华服逶迤一地，明眸皓齿的少女一步步自那月下的灯影里走来，举止优雅。

汉白玉的绵长台阶下，有清贵俊逸的男子静默守候。两人遥望一眼，相视而笑，然后转身，分别从台阶两侧徐步而上，走进那灯火通明的皇朝宫殿。